

伴随着中央反腐态势的加强及对渎职侵权犯罪认知程度的提高,“反渎”一词慢慢走入公众视野,但仍有很多人对其不甚了解。日前,记者探访了北京市丰台检察院反渎局,揭秘不为人知的反渎职工作。

“反渎局”审讯室控制温湿度防翻供



(特殊审讯室的墙上挂着大钟表和折叠床。)

“零口供”扳倒公检法嫌疑人

“侯哥”是北京市丰台反渎职局最老的侦查员,这名在一线工作的侦查员,因为办案需要,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。

他告诉记者,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涉案群体是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公务人员,这些人甚至包括了法官、警察等敏感职业,所以每个案件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,因此反渎局干警的侦查工作大多是秘密进行。同时,嫌疑人社会经验、生活阅历及法律政策水平都很高,反侦查能力很强,对办案人员的能力素质要求也就比较高。因此,要将外围证据夯实,立足于即使当事人不供认,靠证据也能拿下案件的程度。

今年年初,反渎职局在办理某司法人员涉嫌犯罪的案件时,就遇到了一名有经验的嫌疑人,该嫌疑人还是单位的中层领导。当时,这名司法人员对其涉嫌的犯罪行为全部否认,并且由于该案案发时间早,嫌疑人已经和其他涉案人员全部串供。

在此情况下,侯哥等人改变了进攻方向,从这名司法人员的电脑中获取了大量修改、操作痕迹,利用技术手段恢复了此人的电脑硬盘,获取大量电子数据,对涉案案卷材料进行笔迹

鉴定,真实还原了此人涉嫌违法行为的犯罪事实,实现“零口供”定案。

侯哥说,在当前的环境下,反渎侦查工作对信息化和现代化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,反渎局也转变了过去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模式,并逐渐放大书证、物证的重要性,弱化口供的作用,经常“零口供”结案,“这也是我们侦办公检法工作者嫌疑人的关键”。

审讯室控制温湿度防“翻供”

由于嫌疑人多是司法人员,应对审讯的经验丰富,而且很多人还会在法庭受审时“翻供”,称自己遭受刑讯逼供、诱供等,因而反渎局专属的审讯室也有其特别的设计。

丰台反渎局的每个审讯室大约有10平方米,嫌疑人所坐的特制座椅前3米处,是侦查员所用的桌椅。侯哥告诉记者,这里和其他审讯室的区别在于,在嫌疑人座椅的斜后方,放着一个巨大的圆盘时钟,“时钟显示讯问的时间,我们每次都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行讯问,以免嫌疑人在法庭受审时挑毛病”。

侯哥介绍说,审讯一般不超过12小时,有特殊情况可申请延长至24小时。对于一些特殊嫌疑人,他们常采用反复讯问的方式,多次交锋慢慢击溃嫌疑人的心理防线。今年4月,丰台检察院反渎局发现并侦办一起国家公务人员渎职案件时,由于该案中嫌疑人都具有较强的抗审与反侦查能力,6名侦查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讯问嫌疑人和询问证人共计40余人120余次,累计时间达一千多小时,案件才得以打开突破口。

因为每次讯问都会录像,大时钟

除了显示时间,还标有温度和湿度的计量,这些都会被同时拍下记录在录像中,以保证每次讯问没有采取故意调高降低温度等类似行为的刑讯逼供,并可以在嫌疑人“翻供”时,及时拿出证据应对。

救护车“专治”装病嫌疑人

在审讯室内,记者还发现了一张折叠床。侯哥告诉记者,这是为了让一些疲惫及身体不适的嫌疑人,在接受讯问时得以休息。

此外,为了应对嫌疑人的各种状况,丰台检察院反渎局和丰台医院建立合作,配备专门的救护车随时待命。“一旦嫌疑人体有异样,我们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把救护车叫来及时送医”。侯哥告诉记者,这种做法首先能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健康权利,同时也让一些想装病逃过审讯的嫌疑人无法得逞。

“经常有嫌疑人问着问着就趴在桌上称不舒服”,侯哥说,因为公检法嫌疑人对审讯技巧和办案心理了如指掌,经常有人用装病的方式逃避讯问,“不过救护车能在5分钟内赶到,如果嫌疑人是装病,那么很快就会被识破”。

今年4月,反渎局侦办了一起涉嫌渎职案件,在侯哥等人将一名女嫌疑人传唤讯问后,她并不配合,张口就否认自己所涉罪行。在侦查员们拿出一些证据后,她又突然沉默并趴在桌子上称不舒服。为了安全起见,侯哥等人将她扶上折叠床休息,并联系丰台医院120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救治。“我们几个一夜未睡跑前跑后带她做检查,进行就医陪护,但经过所有检查,医院认为她身体没有任何问题,她企图用装病逃过讯问的计划最后也没有得逞”。(据《京华时报》)

落马的地方官 平均年龄57岁

看地域:山西省成重灾区

2014年被查的28名省级地方官员覆盖全国17个省份,山西省成为重灾区,共有7人落马。十八大后至今地方省级落马官员已遍布22个省份,山西省最多,均为今年被查。从分布上看,既有GDP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,也有贵州、青海等经济欠发达省份。目前,未在此列的省份有北京、吉林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西藏、甘肃、宁夏、新疆。

看岁数:平均年龄57岁

28人的平均年龄为57岁,最年轻的是现年48岁的冀文林,现年67岁的阳宝华年龄最大,二者相差19岁。阳宝华于2013年5月退休,1年后被查,成为又一只退休后被揪出来的“老老虎”;而身为60后的冀文林,曾有媒体称其为“上山虎”,只因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之一,仕途正值上升期,却半路折戟。从年龄结构上看,41~50岁的有3人,51~60岁的20人,60岁以上的5人,51~60岁这个年龄段成为落马大军,59岁又成为其中数量最多的,共7人,“59岁现象”依旧显著。

看学历:“高知化”特征突出

28人中,最低学历为大专,仅1人,其余27人均为本科或以上学历。研究生以上者21人,占了近八成,其中,研究生13人,人数最多,博士达8人,分别是:金道铭、沈培平、赵智勇、武长顺、陈铁新、任润厚、潘逸阳和梁滨,涉及经济学、哲学、工学、管理学等诸多领域。

看经历:均有丰厚履历

【近七成落马地方高官曾长期在同一个省份任职】28人中,有19人自参加工作起一直在同一省份任职,年限均超过30年,占28人的68%。其中,阳宝华任职时间最长,截至2013年退休,他在湖南省工作达46年。

【5位落马地方高官长期从事经济领域管理工作】如:祝作利、姚木根、令政策均在本省发改委工作8年以上,杜善学曾在山西省财政厅工作16年,韩学键曾在省商业厅、贸易厅、经贸委等部门从事经济方面工作达20余年。

【5位落马地方高官拥有国企高管任职经历】如:赵智勇在赴江西省政府任职前曾为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。

【19人拥有地方基层主政经历】如:沈培平曾历任腾冲县委书记、思茅市市长、普洱市市长、普洱市委书记、谭力曾历任郫县县委书记、郫县县长、广安市委书记、绵阳市委书记。(据《新文化报》)

反渎侦查员像特务般打探“情报”

谈起反渎工作,丰台检察院主管反渎工作的副检察长王森告诉记者,“反渎职侵权工作有着三难一大,发现难、查证难、处理难和阻力大”,反渎局所查办的嫌疑人身份特殊,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标签,这就需要干警有比办理普通案件更强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。

记者:既然存在“发现难”,那么平日渎职线索如何取得?

王森:我们经常自嘲“反贪靠举报,反渎靠读报”,我们是一群比普通入看报更认真的读者,有时也会从媒体报道中发现线索。比如今年我们一共才收到两封举报信,大部分的案子都是我们自己寻找的,除了看报我们还经常外出溜达,像特务一样四处打探。

记者:如何打探?有特殊的寻找线索方式吗?

王森:为了寻找案源,我们针对

特定行业,有目的地展开特情工作。我们通过分析渎职案件的基本规律,对公安、法院、工商、税务、建委等特定部门、特定行业进行重点监控、实地走访,积极参与重大责任事故的评估讨论,打探渎职犯罪线索。今年我们立案14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案件,并且实现了全部结案,这个数字在全市都是非常罕见的。

记者:公检法和你们是一个系统的,你们也去打探?

王森:我们侦办案件的对象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了公安、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者,只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,他们就能立案侦查。所以在政法系统中,我们都是“不受欢迎”的人。政法系统中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工作性质,所以大多数人都避而远之,因为和反渎局的人一谈话,很容易让人误会。

记者:如果老百姓发现渎职侵权行为怎么办?

王森:查办渎职侵权犯罪需要群众的大力支持。群众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行为,可以向检察院设立的“举报中心”举报,由“举报中心”将有关材料移送反渎局查处。

渎职损失是贪污的17倍

当人们已经普遍将贪污贿赂看成是“罪”的时候,渎职犯罪还被不少人认为只是个“错”。而实际上渎职侵权犯罪比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更大。

最高检曾把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做了一个比较,把所有的案件涉及金额除以案件数量,把每个案件造成的损失都统计出来,得出了一个结论:贪污犯罪个案损失平均是15万元;渎职侵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258万元,是贪污案的17倍多。

(据中国青年网)